

网络原名《将军家的小娇娘》

将军威平

JIANGJUN
WEIYAN
下册

女王不在家
作品

阿烟心中想的是：我愿随你同甘共苦，
愿与你永不相离。

萧正峰却只琢磨着一件事：
我不能留下一个觊觎我女人的昏君。

 青岛出版社
QINGDAO PUBLISHING HOUSE

女王不在家
著

将帅

[下册]



青島出版社
QINGDAO PUBLISHING HOUSE

第十四章

夫妻双双造家园

“以后不许喝酒。若是要喝，必须我在的时候才能喝。打你这三巴掌，是要你记住。”

第二日，阿烟醒来的时候，满身倦怠和慵懒。她舒服地伸了一个懒腰，歪头窝在被褥里笑着：“这一觉睡得真香！”

一旁的男人应是早已经醒了的，双眸清明，淡淡地瞥了她一眼：“是睡得很香啊。”

阿烟温柔地望着自家男人，贤惠地道：“怎么这个时候还没去军中，往日不是都早就走了吗？”

男人动了动手指头，神情依旧淡淡的：“往日 is 往日，今日是今日。”

阿烟侧首凝视着他，笑得越发温柔似水了，伸出娇嫩犹如新剥嫩葱一般的手指头，轻轻摸了摸他下巴上才出的胡楂：“赶紧起床吧，该去收拾下了，你饿了吗？要吃什么，我去给你做点早膳？”

萧正峰眉毛动了动，望着挨着自己躺在炕里面的女人，此时的她经过了一夜的宿醉，笑得还可以如此淡雅妩媚，空谷幽兰不及她之恬淡淑雅，花开牡丹又比不得她的妖娆芬芳。

这世间怎么可以有这样一个女人，如此美丽优雅妩媚迷人，却在喝了半坛子酒后，酒品之差，跟个挥舞着爪子的小野猫般。

昨夜他心疼她，唯恐她第二日醒来难受，便一直在帮她按摩着各处穴道解酒驱乏，又怜她晚膳也不曾用，怕她饿着，特意让几个小丫鬟炖了稀烂的米粥来一口一口地细心喂她。

她呢，却不领情，嘤嘤呜呜，又是拧他，又是说不吃，又用修长光洁的双腿缠着他

的腰，竟是要行夫妻之事，如此闹腾了几乎一夜！

萧正峰现在只觉得，自己还能头脑清醒不急不恼地躺在这里，实在是自己性子太好了。

阿烟却浑然不觉萧正峰心中的气恼，她是实在不明白到底怎么了，根本把昨日的事忘得一干二净。此时此刻的她，贤惠温顺地揽着他的肩膀，柔声细语地道：“你才来锦江城没多久，军中还不熟吧，每日总是要做个样子，早早地去军中，免得人说闲话，快些起来吧。”

正说着，她终于发现他下巴以及脖子上竟然都布满了红痕，倒是微惊，疑惑地道：“这是怎么了？”

她又不是没经过事儿的妇人，虽自己没那癖好，可大约也知道的。当下看着那些抓痕，竟似房事时女子动情时给情郎留下的痕迹。

她回想起昨晚，可是脑中一片空白，迷迷糊糊的只觉得自己仿佛很早就睡下了，一觉睡到大天亮的。

而萧正峰呢？萧正峰是什么时候回来的？他又为何一大早躺在这里，竟不去军中？

阿烟心中泛起不好的念头，咬着红润的唇，蹙着好看的眉，低声问道：“你今日这是怎么了？”

萧正峰抬眼瞥了她一下，想着这女人啊，不知道心里又在想什么呢！他面无表情地抬手，拦腰将她按在自己身上，一只大手狠狠地揉着她下面两团饱满优美的柔软。

阿烟猝不及防，忍不住低叫一声，越发狐疑，眨着眼睛，不解地道：“这到底是怎么了？”

谁知道她话音刚落，就听到哧的一声，她的里衣已经被撕开，只露出一片桃红色紧贴着她两瓣儿的薄软绸做的小衣，那小衣还是出嫁之前备的嫁妆，如今裹着形状优美的两个饱满小桃子，若隐若现地透出里面的形状，可是又不会全都显现出来。

阿烟一下子羞红了脸，抿唇嗔他：“这是疯了吗？一大早的，总不能不去军中了吧！”

她想着这男人素来是个能折腾的，这明显是一大早又想要，只是那脸上的刮痕到底是怎么回事，今日他又是发了什么疯呢？总是要弄个明白。

正想着，屁股上竟然传来啪啪啪的三声，隔着薄软不济事的绸缎料子，带有茧子的大掌毫不留情地拍上了娇嫩雪白之处。

她顿时怔住，活了这么大，她没被人这样对待过的，屁股那里传来火辣辣的刺痛，她又羞又气，委屈得两片娇嫩的唇颤啊颤的，怎么都合不拢。

其实她也不是那么娇气的人，可是这女人家，越是被人宠着就越是娇气。萧正峰是把她捧到手里疼着的，她也被宠习惯了，如今竟然被他这么毫不怜惜地打了屁股，而且还是以教训调皮小娃儿般的方式，实在是羞恼交加。她睁着无辜的眸子，委屈得眼泪几乎都要掉下来。

她脑袋还糊涂着，想着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又该如何处置？

萧正峰打了三下后，看着自己偌大的手掌印在那处饱满上，是再也下不去手了。

他起身，下炕，穿衣，束发，这一套动作下来，干脆利索。到底是在军中多年，这些事儿上早就练得行云流水快捷无比。

阿烟眼看着这男人都下炕穿衣走到了门前，自己脑子还蒙着呢，终于忍不住道：

“你，你……”你个臭男人，今日若出了这个门，便再也不要回来了！阿烟捂着疼得发颤的屁股，咬着牙恨恨地想。

萧正峰的一只手已经搭在了门上，听到这个，停下身子，回首望了阿烟一眼，终于扔下一句：“以后不许喝酒。若是要喝，必须我在的时候才能喝。打你这三巴掌，是要你记住。”说完这个，他头也不回地开门走了。

徒留下阿烟在那里迷茫了半晌，最后捂着脑袋蹙眉道：“茶白、朱红？”

茶白和朱红经过了昨天萧正峰那一番教训后，此时战战兢兢地来到了阿烟面前，恭敬小心地道：“夫人，是要洗漱吗？早就给您备下了，热水巾帕香脂胰子，一样不缺，灶房里也给您炖上了红枣小米羹，还有几个爽口凉菜如糟琼枝、蕤花茄儿和淡盐齏等，和昨日的腌肉，都温在锅里，您想吃，我们就赶紧给您拿来。”

阿烟懵懂地下了榻，越发蹙眉地问道：“昨日我喝酒了？”

话音刚落，她就闻到屋子里确实弥漫着酒香，那酒香里有一股好闻的蔷薇香。

于是不待几个丫鬟回话，她就记起来了！

是的，孟聆凤不是让柴九带了一坛子蔷薇露酒过来吗？记得自己要喝来着，仿佛还喝了不少？

想起昨日的事儿，阿烟的脸上一会儿青一会儿白的，最后终于讷讷地问小丫鬟：

“昨夜，昨夜到底怎么了，你快说说……”

茶白和朱红面面相觑，便把昨夜的一切说了个事无巨细，诸如昨夜夫人是如何醉到不省人事，昨夜将军是如何抱着夫人在那里亲自服侍，夫人又是如何抓啊挠啊地闹腾，最后又是如何吐了将军一身的污秽！

两个小丫鬟开始说得还不够顺溜，后来说到兴头上，还比画起来了，眉飞色舞的，说得不亦乐乎。

阿烟却是越听脸色越难看，一颗心就往下沉，沉到最后，羞惭交加，忍不住不着痕迹地摸了摸还有些发疼的屁股。

怪不得萧正峰今天早上是那么异常，脸色又是那么难看。

她忍不住苦笑一声，羞愧地揉了揉自己的屁股，想着自己昨夜里太不像话了，如今简直是没脸再见萧正峰了！

一时又想着这男人啊，发起脾气来也是怪吓人的呢。

萧正峰连早膳都没来得及吃，便出门策马直奔营中，路上见胡饼店恰在卖胡饼，有

髓饼、满麻和门油等，恰好刚出锅了一笼胡饼，热腾腾地冒着气，给这边陲小地萧瑟的早上带来浓郁的热气。萧正峰停下马来，吩咐道：

“来三个白肉胡饼。”

卖胡饼的店主听了，不免多看了萧正峰一眼，笑着道：“好嘞！你们邈人素爱吃我这里的胡饼了，最是地道呢！”说着已经用油纸包好了三个胡饼给萧正峰。

萧正峰一边付账，一边笑道：“我不是邈人。”

胡饼店主倒是哈哈一笑：“莫怪莫怪，邈人都和大昭人混居了这些年，其实已经分辨不出来了，一时看走眼也是有的。”

萧正峰一边骑马一边吃着，到了军中，恰好遇到将士们晨练已经结束，正收拾着各自散去。有几个校尉见他过来了，便忙迎上去。

“在聊什么？”萧正峰刚才已经咽下最后一口白肉胡饼，并拿了帕子擦拭过唇边，此时已经毫无破绽可言，端的是威严从容。

几个校尉忙笑着见了礼，一时说起来：“在说夫人真乃女中豪杰也！虽不过是一个弱质女子，却在谈笑间平定了一场械斗。要知道咱锦江城里这种械斗三天两头有，不知道闹出了多少官司，从来没有人敢去管过，实在是惭愧！我等比起将军夫人，真是自愧不如啊！”

萧正峰脑中浮现昨日那个醉酒小野猫，面上却不动声色地点了点头：“时候不早了，先回去开饭，等下继续练兵。”

属下们见此，也不敢多说了，忙点头称是。

一时萧正峰大步迈入军帐中，冯如师早已等着他了，乍一看到他，见他脖子上都是红痕，脸上还有一块，吓了一跳：“将军，你这是怎么了？”难不成让人给打了？可是看着也不像啊！

冯如师没成亲，自然不懂得这其中妙处，当下萧正峰也没多说，只淡淡地道：“养了只小野猫而已。”

冯如师一听便笑道：“将军怎么能养得了猫，怕是夫人养的吧？”

他看着夫人是一个温柔贤惠的好性子，想来是爱养些猫啊狗啊的。

萧正峰见这事儿糊弄过去了，也就没再提，只是和冯如师聊起军中的各样情景，因想起军中粮草掺了沙石的事，便问起冯如师道：“如今军中的粮草，还够吃多少日子？”

一提起这个，冯如师顿时犹如被戳破了的球，瘪在那里了，愁眉不展地道：“我算来算去，不过十几日罢了。”

萧正峰点头：“我昨日要你去购置的那一批军粮，什么时候能送到？”

冯如师越发愁苦起来：“将军，那是溪山姚家的米粮，他们虽有囤货，可是咱们没银子，人家肯定不给啊！他们那都是奸商，可不是好说话的主儿。”

萧正峰听闻，挑眉道：“缺多少银子？”

冯如师摇头叹息：“怎么也要再有个五六万两白银呢！”

萧正峰点了点头，拧眉沉思，食指富有节奏地敲在黑色的木案上，半晌，他才缓缓地道：“你只管设法把粮草弄来，银子的事儿，我自会去想办法。”

再怎么样，也不能让将士们饿着肚子练兵。

锦江城的知军大人谭杰如今正头疼着呢，他唉声叹气地在屋中走来走去，愁得一夜没睡，如今一早起来，穿着里衣，捋着好不容易留下的一撮胡子，在那里摇头叹气。

他是万万没想到，如今来的这位萧正峰，竟是当今左相的女婿！这么大的来头，让他忐忑不安起来。

其实他来到锦江城驻守四年了，这四年里，已经经历了两位守城将军，每一个都不是粗俗的武将罢了，书也没读过多少，凡事不懂的，都被他拿捏。也是因为这个，这四年里他才能在锦江城如此逍遥自在，并攒下偌大的家财来。

原本想着再过一年，熬到了时候，带着几房小妾和儿子，还有万贯家财，再去使些银子打通关节，寻一处富贵繁华之处去当个悠闲小官，那才叫舒服自在，到时候再也不用受这种边疆苦楚。

如今来了这么一个萧正峰，看上去识文断字又能打仗，有个貌美如花据说才艺过人的夫人，还有个那么厉害的老丈人，实在是让人忌惮。

要知道他谭杰的任命状，以后还是要那位高高在上的左相大人签批的。

得罪了这个人，怕是没什么好果子吃！更何况如今街头械斗和军中动乱都搅在一起，不知道这萧正峰会如何处置！

谭杰愁眉苦脸地想着这一切，只觉得自己命苦，好好的怎么来了这么一个阎罗王！

一旁的谭夫人见此，不免讥笑丈夫一番：“依我瞧啊，你竟是个胆小的！管他什么左相大人的千金，还是什么岐山孟家的女儿，都是天高皇帝远，在这锦江城的一亩三分地里，你就是老大。那个萧正峰，我看他年岁也就二十出头吧，嘴上没毛办事不牢，掀不起多大风浪，不过是靠着个裙带关系巴上了一个当大官的，这才被派过来了！”

这位谭大人自小贫困，谭夫人是和他少年夫妻一路走过来的，没什么见识，更不识字，她凭着在村里所见到的经验，以及这些年跟着丈夫在外面称王称霸得出的自信，这么劝慰起丈夫来了。

谁知道谭大人听了这话，不但心情没好，反而越发着恼了，指着自己的夫人痛骂道：“你个没见识的蠢妇，往日里在那群管事女人面前耀武扬威地显摆也就罢了，那些人本就是下等之人，他们并不敢得罪我！可是你要知道，这顾齐修的女儿那是什么来历，据说她寻常认识的都是太子皇子之流，便是和皇后贵妃也都是说得上话的，这样的一个人，你却在家宴上给她没脸，实在是毁我大事！我这半世辛苦修来的基业，难道就要因为你这个蠢妇毁于一旦！”

这个谭夫人本就是个泼辣的，要不然也不至于夫君发达后娶了几房小妾都被她稳稳

拿在手中，此时她听得夫君这么痛骂自己，顿时恼了：“当时请他们来，你也没说什么啊！只说是这里新来的一个武将而已，也没提醒我啊！你早不打听清楚了，如今却来怪我！你个没心肝的，自己是个男人没什么本事，倒是怨起老娘来了！”

谭大人原本就心烦，听着这女人在那里鬼哭狼嚎，越发憋闷，不由得大吼一声：“都给我滚！”说着，还气得一脚把面前的桌子给踢翻了。

谭夫人这下子也不哭了，她也是有眼色的，见夫君这么生气，赶紧往后退着，就这么溜了。

好汉不吃眼前亏，回头她让儿子帮自己讨回公道！

当萧正峰阔步来到这位谭大人的府邸时，听说的是谭大人正气着。

他轻笑：“既如此，劳烦转告谭大人，萧某改日再来拜访。”

谁知道谭杰已经听说了萧正峰过来的消息，连忙整理了衣冠鞋帽，急匆匆地跑出来迎接，一见萧正峰，热络得跟见了亲爹一般，上前拉着他的手道：“萧将军，既已来了，一定要到屋子里坐坐。刚才我还在那里骂我那不争气的儿子呢，说他个没眼色的，一看萧将军便有拔地倚天之能，更有气吞山河之势，怎么就不能认出来呢！以至于生了那样的龌龊心思，以后要让人笑话！这知道的只说萧将军素日军务缠身不得空闲，不知道的还当是萧将军生了卑职的气，才不愿意过府一叙呢！”

萧正峰听着这个，不免沉声笑道：“哪里哪里，谭大人说笑了。你我既为同僚，谭大人又是先于我来到此处四年之久，其实是前辈，凡事我都要请教下谭大人，靠着谭大人指点呢。”

这话一说，这位谭大人顿时眼前一亮，听着这话倒是有些意思啊，当下乐滋滋地请萧正峰进了花厅：“哈哈萧将军真爱说笑，快快进来说话，我这里有上等的碧螺春，虽上不得台面，可在这边疆冷僻之地，也算是难得的，萧将军一定要尝尝啊！”

萧正峰笑道：“萧某粗鲁之人，并不懂得品茶，不过谭大人抬爱，却之不恭。”

一时两个人已经走入花厅中，萧正峰不着痕迹地扫过花厅，却见前几日见的扇红木紫铜浮雕屏风、糯底阳绿白玉金佛摆件，以及角落里的宝光珍珠珊瑚树，都已经消失不见了。

他眸子微动，又看向谭大人的手上，果然那上面原本金光灿灿的金钏子也已经摘了下来。

此时一个眉目清秀的小丫鬟捧了茶上来，两个人坐在那里对饮着，谭大人虚白的脸上浮着笑，瞅着萧正峰道：“萧大人，今日军中可一切顺利？”

萧正峰听此，摇头叹道：“不好。”

谭大人挑眉：“哦，这是怎么了？”

萧正峰一边淡定地品茶，一边笑道：“也没什么，不过是缺了军饷罢了。”

谭大人听到这个，顿时凑上去，皱着眉头道：“哎哟喂，这军饷年年都由朝廷拨发

下来的，朝廷再穷也不会穷咱们大昭将士啊，怎么就不够用了呢？”

萧正峰心中冷笑，想着这一只老狐狸，总有一天要扒下他的皮，不过面上依旧带着淡淡的笑容，摇头道：“确实不够用的，初来乍到，诸事不懂，也不敢猜测，便想着和谭大人商量下，看看这事儿该如何处置。”

谭大人眸中精光微闪，小心地审视着萧正峰。

萧正峰泰然自若，依旧笑着，眸中真诚，看上去实在是憨厚老实的一员武将，心无城府。而他脖子和下巴那里，隐约有一些挠痕，缠绵勾勒，暧昧至极。

谭大人探究良久后，忽而咧开嘴笑了，虚白的一张脸犹如刚发出来的包子般布满了褶子。他低首端起茶盏来，笑咪咪地呷了一口，这才缓缓地道：“萧将军不愧是当今左相大人的女婿，年纪轻轻，便已经坐到了锦江城将军的位置，安安稳稳地在这里守上三年，不出什么大乱子，若是再打一两场胜仗，将来仕途不可限量啊！”

萧正峰听了这个，点头叹道：“谭大人是个聪明人，要说我来到锦江城，能碰到你谭大人，也实在是我的幸运。我也盼着这三年能够安稳度过，不要横生什么枝节，只是如今几件事儿，却是分外犯难。俗话说新官上任总要三把火，我初来乍到，若是不能做点什么，总觉得不足以服众啊！”

谭大人闻言，不免哈哈大笑，颇为同情地望着萧正峰：“萧将军言之有理啊，你来到这里，总是要干出点成绩，左相大人那里也好说话。”

萧正峰无奈笑：“可不是吗！”

谭大人越发同情，他好像隐约看到了一个攀附了高门的四等将军的尴尬和无奈。

他低头沉思了片刻，终于道：“萧将军今日过来的意思，我也明白了，大家都是聪明人，话也不必多说。今日萧将军既然来到这里，那以后我们就是一条船上的兄弟，从此富贵同享、祸福相依。今日萧将军为难的无非两件事，一个是街头械斗，想来将军早已经调查清楚明白，到时候自行将那几个挑事的愚民惩罚了便是，也好平息那些西越人的民愤。至于军中缺少军饷一事，这个，委实难办，不过嘛……”

萧正峰听此，忙拱手一拜：“还请谭大人指条明路。”

谭大人哈哈大笑，摆手道：“萧将军不必客气，明路倒是不敢当，只是我府中还有些积蓄，倒是可以暂且挪借。”

萧正峰早就等着这话了，此时听到这个，顿时精神一振，赞叹连连地对谭大人道：“谭大人，能够舍出家财来捐赠给军中为军饷，实在是高风亮节，让萧某佩服佩服！”

谭大人听到这话，觉得不对劲，他正要说什么，谁知道萧正峰却不由分说地拉着他的手道：“谭大人既然有此意，不妨随我来到军中，当着军中诸将的面，说出此事，也好让大家领了谭大人这个人情，从此后，满军皆知，谭大人捐献家财舍己为公！以后也能为谭大人的功绩簿上添那么一笔。”

谭大人越发皱眉，心里打鼓：“萧将军，这，这可使得……”什么他捐献家产，什么军中缺乏军饷，这种事儿能放到台面上去说吗？！

可是萧正峰既得了他这话，哪里容得他再退后，当下大手一拉，便将他拉起来，拽着直接往军营里去了。

连哄带骗，再加上远在燕京城的那位身居要职的左相大人的威慑力，总算是逼着这位谭大人捐出了白花花的五万两白银。

将五万两银票交给冯如师去采办粮草后，萧正峰却并没有松口气，他先是将那日闹事参与械斗的几个西越领头人请来，又把这事是非曲直了解过了。其实很简单，无非那个大昭人欺负了西越的一个老爷子，态度恶劣拒不道歉，就此引发一场纷争。

萧正峰将那个欺负了西越人引起这场祸事的大昭人罚了，又命他在街头当着众人的面亲自向那位西越人道歉，于是大家才算满意。

这件事其实就是个小事，简单得很，但是在西越人眼中，却是个大事。因为多年以来，他们在大昭境内一直低人一等，如今竟然有大昭人在大庭广众之下向他们道歉，他们自然觉得脸上光彩，对萧正峰感激不尽。

当然了，萧正峰的这个举动，也引起了城内部分大昭人的一些埋怨和不满，认为这位新来的将军竟然向着西越人。

萧正峰对此倒是没做理会，反而重新查了历年来大昭和西越之间矛盾的案件，也包括混杂在此的谗人所参与其中的案子。他越看越皱眉头，发现像这一次的械斗事件实在是多如牛毛，大昭本地人和西越人矛盾颇多，当下心情越发沉重。

如此忙碌了半晌后，看着天色不早，他找来了个素日机灵的校尉，交代了几件事，这才离开军营回自己的府邸去了。

回到府中后，还没走进正屋，便闻到一股香气扑鼻而来。他不禁笑了下，明白几个小丫鬟的厨艺还没到达如此地步，这必然是昨日那只小野猫自己下厨去了。

他一时脑中浮现她被自己打了三巴掌后，轻软柔滑的布料紧贴着肌肤而凸显出的那几个掌印，明明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可心里想起来，竟觉得痒痒，想去揉揉。

不免又想起昔日，这女人还没被自己要进家门时，自己跟在她身后，眼巴巴地瞅着那纤细杨柳腰的情景，是那么可望而不可即，当时估计怎么也没想到，他会抱着这女人，气得照着那个圆鼓鼓的地方打上三巴掌吧。

想着这个的时候，他已经踏入了家门，屋子里的女人抿唇笑得柔媚乖顺，他往日最爱的柔滑长发披散在纤细的肩头，随着她的走路在纤细腰肢后飘荡。

她走到他近前，体贴地帮他褪下外袍，笑着道：“累了吗？我已经做好了饭菜，想着你应是爱吃的。”随即又吩咐朱红：“快去给将军端来热水，伺候将军净手。”

说着，阿烟将外袍挂到一旁檀木架上，笑望着萧正峰道：“看看今日的菜，你可喜欢？”

萧正峰在这如花笑靥中，转首看向陆续从食盒里拿出来的饭菜，却见有几样点心，乳白的颜色，精巧的花样，看着便知煞费苦心，不知道叫什么名字。而在一旁的几个

菜，都是色香味俱全的，就萧正峰叫得出名字认得出食材的，就有奶白杏仁、丁子香淋脍、酥姜皮蛋、彩玉煲排骨、鸡脚烧鹌鹑蛋、酒蒸鸡和西湖牛肉羹等。

阿烟眸光如水，牵着萧正峰的手，就着茶白端过来的热水，亲手帮他洗净了手，又拿了巾帕仔细地擦过了。她看着那手掌心的粗糙，不免嗔道：“也不知道你都做了什么，每日里不就拿拿剑吗？怎的弄得这么粗糙？”

待洗净手后，阿烟拉着他坐在那里，两个人挨着，她拿起筷子来亲自夹起来放到他碗里：“知道你素日不爱吃甜的，只是这个我花了好多心思，你弄了那头奶牛养在家里，产的奶多，我也吃不完，便用这牛奶做了奶油灯香酥和水晶鲜奶冻，你好歹尝尝？”

萧正峰自从进了门后，始终一言未发，只是看着自己这女人在那里献宝，火热的眸子深处，隐约一点蓝发着亮光，犹如暗夜里的一点星子。

阿烟俏生生地坐在他身边，睁着水润的眸子望着他：“怎么，你不喜欢吃？”

萧正峰抬头，扫了眼屋里的几个丫鬟：“出去吧。”他的声音犹如塞北的风吹过古老城墙，低沉而魅惑。

阿烟微低着头，斜眼瞅他，心里不免想着，该不会心里还是生气的吧？

谁知道萧正峰却伸出胳膊，有力的大手放到了她被打过的地方，轻轻揉了揉。

阿烟惊了一下，两只手忙捉住那只作怪的大手，浓密而略显卷翘的睫毛轻轻颤抖着，犹如蝴蝶在起飞前的颤动。

他该不会不解气，心里还想着要再打几巴掌吧？

阿烟又羞又惭，她是没想到自己竟然干出这种醉后失态的事，更想不到自己有一天会被人当作小孩子般按在那里打屁股。

萧正峰低叹了声，坐在那里，将她细腰一箍。阿烟挣扎，于是萧正峰只好低声道：“我看看，伤到了吗？”

知道她素来娇生惯养，他那个岳父大人估计从小到大没动过她一根手指头，如今才嫁给自己不过几个月，已经给了她三巴掌。虽说那三巴掌他已经十分克制力道，可是那么打下去，打在软绵绵的地方，感觉到那柔软弹性的时候，心里其实已经后悔了。

惩罚她，其实在榻上有一百种方法，为什么如今自己偏要选了这一种让自己心疼的方式呢？

萧正峰想不明白，他觉得自己是作茧自缚。

阿烟一听这个，有三分委屈，七分羞惭，脸上透着红晕，趴在他宽阔的肩膀上，不好意思地道：“晌午前有些疼痛，如今应是好了。”

在她说话的工夫，萧正峰已经一层层剥开她的衣物，犹如剥鸡蛋一般，却见上面触目惊心的红掌印。

萧正峰大掌按在那里：“还疼吗？”

阿烟其实并不觉得疼了，当下无辜地摇头：“不了。”

她吐气如兰，温香软玉，就这么扑在怀里，即便自己打了她，也没有任何怨怪的意思，反而不好意思地低着头。

萧正峰凝视着她这小模样，那种揪心的怜惜再次浮现。他用温热而略显粗糙的手掌心摩挲着那处红痕，在她耳边低声道：“你这身肌肤娇气得很，其实我控制了力道，伤不到你的，不承想还是留下这些。过两日就好了。”话语中，隐约有几分歉意。

阿烟眸子里带上了笑意，抬手捧着他棱角分明的脸庞，去查看上面指甲挠出来的伤：“你这脸和脖子上的都是我挠的？”

萧正峰眼眸中的那点蓝光更甚，蓝幽幽的犹如深山夜晚中的狼，他抬手揉了揉她那头顺滑柔亮的发丝，挑眉笑道：“不是你，还能有谁？”

阿烟娇哼一声，故意在他手心里蹭了蹭，自知理亏，是说不出什么的。

萧正峰只觉得她的动作越发像一只爱撒娇的猫儿，当下将刚硬的下巴抵在她头发上，埋首嗅着那股子女儿家特有的馨香，笑着道：“幸好我生来皮厚肉糙，便是有些挠痕，别人不仔细看也是看不出的，要不然今日可是丢人丢大了。”

阿烟咬着唇，笑得眸子里犹如烟花一般灿亮：“我以后听你的，再也不敢喝酒了。”

萧正峰满意点头，手指头轻轻在她嫩软的唇瓣间蹭着：“乖，不是不让你喝，只是你若是要喝，一定要我陪在你身边才行。”他停顿了下，才在她耳边低哑地道，“你一定不知道你喝醉了后的模样，就跟个小野猫似的，让我恨不得一把摁住那几个小爪子。”

她的唇薄薄一片，在那如玉肌肤的映衬下，艳得犹如白雪丛中的那朵猩红蜡梅。他粗粝的手指头轻轻摩擦着，一时有些舍不得离开，便俯首下去：“给我准备了这么一桌子菜，可我就想吃你，怎么办？”

他这么说着，便去吸那一片嫣红，吸得那两片颤巍巍的，吸得阿烟舌根都发麻了。

据说狼的眼睛应该是绿色的，可是阿烟也听那些走南闯北的人提起，说是西越最遥远的西方荒漠里，有一种狼的眼睛是蓝色的。当你远远地看过去时，甚至会有一种错觉，仿佛那双眼睛里有一片湖泊，深邃而神秘。

阿烟在风骤雨急之中，犹如一叶扁舟，就那么漂泊于深海之上。她在海面上随波逐流，低声地叫着，叫出连自己都听不到的声音。她将指甲用力地掐入那双厚实的臂膀中，不知道今夕是何年，也不知道身在何处，在狂风巨浪之中用迷茫的眼睛绝望而渴求地捕捉着上方那双越发透出深邃的蓝色光芒的眸子。

她有时候觉得他就像一头狼，一头走在孤夜里拥有强大力量的狼。那双蓝色的眸子是她在饥渴而无助的沙漠中所看到的一点光亮和希望。

他的眼眸中，有濒临绝望的她所渴盼的一片湖泊。

也不知道过了多久，他给了她一片绿洲。

于是一切都仿佛变得绚丽而璀璨，她在那无边的汪洋中达到了从未有过的震颤和

满足。

这一日阿烟教了几个小丫鬟做一些零碎活，又亲自教了她们各种规矩，让她们慢慢学起来。教了半晌后她也是口干舌燥，当下沏了一盏茶，一边喝着，一边给父亲写家书。

她来到这里也有七八日了，还不曾写过家书呢。她命茶白磨墨，提笔写起来，把一路上的见闻和经历，以及来到这里的种种事迹都给父亲叙说了，自然也巧妙地隐去了一些女儿家不该告诉父亲的事。

写着写着，不免牵挂起来，想着不知道父亲身体如何，顾清学业可好，继母这些日子可过得安生，还有那嫁出去的姐姐。

放下笔墨，她又想起青枫来，想着她身边只有一个萧昌照顾着，不知道这一路走来可好？其实刚到锦江城，她就和萧正峰提过了，萧正峰便挑选了军中两个军士前去接应，只是到现在还没有回音呢。

正这么想着，萧正峰那边也回家了。他袍角飞扬，军靴踩着石板的台阶，挺拔的男人微微弯腰，进了里屋。阿烟过去，仰脸帮他脱下外袍，又褪去里面的铠甲。因他生得高大，她只能踮着脚，萧正峰感觉到了，体贴地微微弯下腰。

他未免笑了，望着这个细心服侍自己的女人，他唇边弯起一个弧度，笑道：“今日收到一封信。”

阿烟扬眉：“谁的？”

说着这话的时候，她其实是期待的，眸子里都有了亮光，只因她知道，萧正峰不是说废话的人，他既提起，必然是自己认识的。

萧正峰却又笑道：“之前派出去的那两个军士，回来一个报信了。”

阿烟这下子终于忍不住笑了，抓着他的手腕央道：“别卖关子了，快说。”

萧正峰这才笑道：“还能是哪个？自然是岳父大人的家书。”

说着，已经从袖中掏出一封信函，果然上面写着“爱女顾烟亲启”字样，那正是顾齐修遒劲的字迹。阿烟见了熟悉的字迹，心中喜欢，忙接过来，捧着到了一旁，拆开来，满面含笑地看着。

信中提到了家中一切安好，顾清如今学业大有长进，到了下个月便要参加书院的入学考试，顾清自己还是颇有把握的，定不会辜负阿烟昔日的教导，只让阿烟放心。又提起家中种种，一切都好，最后说起阿烟牵挂的顾云，说她如今已经有了身孕。

阿烟见到这个，越发欣喜，想着父亲身体康健，继母弟弟和姐姐都好，如今父亲又总是以体弱为由，三天两头病休，渐渐地不理朝中事，又和太子疏离了，这一次永和帝再没什么可忌讳的吧。

萧正峰见阿烟在那里眉开眼笑，当下也笑了，顺手端起桌上茶盏，慢慢呷了一口，道：“还有一件事，你怕是听到更高兴了。”

如今阿烟正满心欢喜，当下收了那信，走到萧正峰身边，推着他的肩膀央道：“你快说，可是青枫快到了？”

萧正峰不免失笑，点头道：“是，知道你记挂着呢。”

阿烟温柔小心地帮萧正峰捶背按摩肩背，就听这个人说道：“当日不是派过去两个军士吗？已经找到他们，原来青枫当时缠绵着病了多日，一直不见好，这几日才精神起来，正往这边赶呢。两个军士如今留了一个护着他们过来，另外一个怕我们急着等信，便快马加鞭赶回来报信。我想着快则七八日，慢则十几日，他们也该到了。”

阿烟听到这话，记挂了多日的心总算是放下了，今日得了父亲的家书，又听到了青枫的消息，锦江城这边自己和萧正峰也过得是有滋有味，这么一盘算，竟是没什么不如意的事。

夫妻二人坐在那里，阿烟吩咐几个小丫鬟摆上饭菜来，两个人开始用膳，一边用膳，一边说着话。这么一抬头，她便见旁边那个男子刚毅的侧脸，如今满溢着温柔，时不时笑望着自己，逗弄两句。

阿烟恍惚间再次想起那个许久不曾想起的梦来，以及梦里那个孤苦无依的自己，梦里的自己比起如今，可真是天壤之别。自己今生能得这么一个男人相伴一生，实在是自己的福气。

如果日子永远这么过下去，自己也是满足的，就这么守着三进的小院子，在这荒僻之地两个人相守相依，互相扶持，一直守到白头偕老。

萧正峰抬眸便见阿烟在那里抿唇笑着，笑得那细致好看的眉梢上都是幸福，不免抬手摸了摸她的头发，温声道：“往日觉得你淡雅美丽，高不可攀，如今怎么竟成这么个傻样。在想什么？这么入神？”

阿烟被他这么一问，忽而便记起自己姐姐顾云如今已经怀了身孕的事，便随口道：“我们如今成亲也有些时候了，该是……”她说完这个，脸上微红，心中泛起羞意，有些难以启齿。

生儿育女的事，哪有自己这么直白地说出来的啊。

萧正峰却悟到了她的意思，挑眉道：“你姐姐那边已经有了身子？”

阿烟低头，小声道：“嗯。”

萧正峰一下子笑了，笑声清朗：“赶明儿我们也该要个孩子了，免得在这边睡三年，把你闲得发慌，没事喝成一个小醉鬼。”

这可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啊，阿烟听着这话，不免轻睨他一眼。

谁知道这夫妻二人正说着话，外面茶白却报说，有军中的人过来求见将军，说是有急事。

阿烟不免看了下萧正峰，想着这么晚了，有事，那必然是重要事儿了？

一时萧正峰也停了筷，剑眉微动，放下手中碗筷，对阿烟道：“你先用膳，我过去看看。”

阿烟点头：“嗯，我给你把饭菜温上，等你回来吃。”

萧正峰这边答应着，自命人将那两个军士请到了西院花厅之中接见，谁知道一见之下，对方果然是有急事的，竟道：“启禀将军，今日傍晚时分，城外的一个叫星罗的村子，竟然来了一群土匪，将整个村子的财物钱粮洗劫一空，砍伤了不少人，还掳走了几个年轻小姑娘。因那个村子靠近西越，村子里的人认为是西越人闯进来干的，特意骑了驴进城来报信，盼着咱们能派人去看看呢。”

萧正峰听此，不免皱眉：“我看军中往日卷宗，这种事时有发生？”

那将士答道：“三不五时，不过都没能查出来，时候一长，也就不了了之了。”

萧正峰点头道：“好，这次我亲自过去看看。”

他回到东院正屋，却见阿烟也不再用晚膳了，点了桐油灯，在那里拿了个绷子绣着什么，低垂着头，露出细白精致的颈子，弧度优美温驯。

桐油灯温煦而暗淡的光投射在她细致秀美的脸上，给那如玉的脸庞映衬出醉人的粉色光泽，越发显得姣美动人。

此时见萧正峰开门进来，阿烟便放下手中的绷子，起身过来，道：“你要出去了是吗，出事儿了？”

跟这个男人过了这么长的日子，也能感知他的心思，刚才望着自己的目光，分明是舍不得的。

萧正峰笑着点头：“是，有点小事，我还是亲自过去看看吧。你先吃饭吧，不必等我。”

阿烟见他竟然连吃饭的时间都没有，便忙吩咐茶白道：“刚才让你包的烙饼可好了？”

茶白匆忙跑过来，将一个用油纸包着的烙饼送过来。

阿烟接过来后，又亲自拿了一个缎面软帕细细包好了，这才递给萧正峰：“知道你赶路匆忙，路上拿着吃吧，虽只是个烙饼，可里面夹了你素日爱吃的菜。”

萧正峰接过来揣在怀里，抬手摩挲着她的脸：“吃完饭后早点歇息，别熬夜绣什么东西，免得伤了眼。”嘱咐完，他已经转身就要出门去了。时间紧急，他这个新上任的将军总是要赶紧过去看看。这里是边关地带，不同于别处，凡事总是要小心。

往日一些引发两国之间交战的楔子，有时候只是些许小事。

那边萧正峰走后，阿烟坐在那里，对着一桌子饭菜，却没什么食欲。其实吃饭这种事，有时候真是讲究个气氛，或者是全家团圆一家人和和美美的围着桌子吃，或者是陪着心爱的男人在那花前月下里吃。原本夫妻二人偎依在那里说着话吃饭，吃什么都觉得香甜美味，可是现在萧正峰出去了，再好的美味她也觉得没什么意思。

况且他这出去，怕是出了大事的，这行军打仗的人，又是边塞之地，万一动起刀剑来，可如何是好？纵然他这个人命硬，必然不会葬送在这里，可便是受点伤，她也心疼啊，真是提心吊胆的。

只是担心又有何用呢？她还真是一个百无一用的女学子，虽学了他教的九禽舞，不过也是锻炼身子而已，哪里抵得上什么用？不过话说回来，这些日子她练着那舞，只觉得腰身越发柔韧纤细了。于是她心里不免想着，这男人，也不知道当初教自己这个什么舞到底是抱了什么心思！

若是以前，她还会认为他是个心思憨厚实诚的，可是自从嫁了他后，便知道，这人肚子里的花花肠子可不少，为人精明着呢！自己能见到他一副笨拙样的时候，怕是也就他跟在自己屁股后面跑的那些日子了。

一时阿烟没滋没味地吃过饭，本想再拿起绷子绣几针，这是给他做的荷包，上面绣了一只鹰，取其“鹰击长空”之意，想着过几天外面暖和了，这冬日的棉袍也暂且搁置，就给他戴上这个荷包。这种荷包的样式是四方形的，取了“情思”的意思，但凡懂事点的姑娘，也该明白这男人是有主儿的，再不要胡乱纠缠。

只是绣了几针后，到底挂念着这出门办事的男人，她心里乱得很，明明是娴熟的，却一下子扎在了手指上，顿时那里溢出来一滴红艳的血珠子来。

旁边的朱红正拿了一个剪子过来剪这油灯芯儿，见到阿烟受伤了，吓了一跳。要知道自从上次后，她们几个被萧正峰好一番敲打，知道从此后伺候夫人务必尽心尽力，别说喝醉酒，便是夫人少一根头发，那位黑面将军怕是也饶不了她们的。

如今夫人手受了伤，她吓了一跳，忙道：“夫人，我拿药来给你包扎下吧？”

阿烟摇头，淡道：“这点伤算什么事儿呢，看你慌的。”说着，便将绷子放到一旁，吩咐道，“关好门窗，准备歇息了。”

因平日都是萧正峰搂着阿烟睡的，萧正峰又不喜欢身边有丫鬟近身伺候，阿烟也舍不得自己的丫鬟过来伺候，免得毁了名声，以后那些丫鬟都是要出去嫁好人家的呢。是以买了这几个小姑娘后，也没打算教她们在外间伺候夜里的事儿。

如今几个丫鬟都出去了，阿烟一个人孤零零地躺在炕上，辗转反侧。要说起来她以前也一直是一个人睡的，并没什么不妥，如今习惯了那个温热健壮的怀抱，乍然没了，还真有些不适应。

她躺在那里，心里不免觉得羞耻，竟面红耳热起来，干脆闭上眼睛，命令自己赶紧睡去。

第二日，阿烟将自己收拾整齐了，又在家中清点了一样食材，发现食材也不多了，当下也没什么事，便说去集市上购买。今日恰好赶上锦江城的大集，各地客商都过来向当地人采购各样当地特产，街道上驼子车马板车比比皆是，外面摆出的商品也是琳琅满目。

阿烟今日是带着茶白出来的，小姑娘自从进了将军府后，真是很久没出门了，如今出来看到什么都新鲜。阿烟多少了解过，知道茶白是被卖给人牙子的，自从卖给人牙子，便一直被关在不见天日的地方，是以虽然来到了锦江城，还没有到处逛过呢。

“朱红柳黄她们也是如此？”阿烟不免问道。其实她当日购置她们几个的时候，已经打听过了，只是如今总是要再问问。

“朱红不是，朱红是自小没了爹娘，在别人家里当奴仆，后来她家里的夫人嫌弃她长得模样好，这才卖了。柳黄则是个孤儿，没爹没娘的，吃饭都成问题，这才自己把自己给卖了。”或许是出了将军府的缘故，小茶白如今说话倒是机灵了，没有了之前惊弓之鸟般的惶恐。

阿烟听着这个，便随口问起茶白昔日在家里的事儿，茶白小嘴皮子上下翻动，把家里的种种情景犹如倒豆子一般倒了出来。

阿烟听着不免轻笑，想着这孩子其实是个机灵的，等青枫到了后，好好带她，以后也是能顶用的。

正说话间，茶白看到集市上琳琅满目的各样物件，便对阿烟介绍起来。有些她其实也不懂的，只能大约猜着，或者去问掌柜。

正走着，茶白指着一处摊位道：“夫人，你看，那是绵羊膏。”

绵羊膏？阿烟顺着她指的方向看过去，却见是装在一个小木盒里的白色油脂，不免笑问道：“绵羊膏是什么？”

茶白眨着大眼睛，笑道：“这个是西越往西北的一个叫阿拉的地方造出来的，到了咱们这里卖得可贵了。可那个真是好东西呢！以前在村里的时候，我们里正家的女儿就有一小盒，听说是她表哥特意从外面给她捎回来的。那个用了后皮肤娇嫩得很，就跟豆腐一样水润细腻。”

不过茶白转首看着阿烟道：“当然了，夫人你长得这么好看，皮肤不知道比我们好上多少，我们村里正的女儿便是用了绵羊膏，都未见得能和你比呢！”

阿烟却颇感兴趣，走过去拿起那绵羊膏，细细打量。其实她一直在寻找一个能充分滋润肌肤的好油膏，如今用的这个是从燕京城带过来的，在燕京城用足以，可是若在锦江城用，涂抹上后不过一个时辰，便觉得没了刚抹时的效果。

那掌柜是个女子，生得眉目深邃，颇有艳丽之感。这女子见了阿烟不免上下打量一番，心知这必然不是寻常人，当下便热情地笑道：“这位夫人，可是来看脂粉？我这里各样香水脂粉油膏最为齐全，那都是从阿拉带回来的上等货品，若是普通人来了，便是出再多的银子我也不愿卖给他们的。看夫人这等天姿国色，方配得上我这么好的货呢！”

阿烟听着不免笑了，想着这做买卖的素来会说好话，奉承起人来实在好听，问道：“这个绵羊膏比起别个，可有不同？怎么个好法？若是用了，是否会太过油腻？”

这掌柜却扑哧一下子笑了，朗声笑道：“一看夫人便是个懂行的，我且细细给你说来。这个绵羊膏啊，可不是咱们寻常人以为的油脂，其实这个玩意儿在阿拉那里是叫莱诺林的，在阿拉语里就是羊毛脂。为什么叫羊毛脂呢？原来这个啊，是从绵羊毛里面炼成来的油膏，这个自然是不油腻的。只用簪子沾出一点来轻轻抹上，保证你这脸蛋儿能